

杨国宇 陈斐琴 王伟 编

# 刘邓大军征战记

第二卷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若勤

封面设计：刘绍荃

## 刘邓大军征战记

(第二卷)

杨国宇 陈斐琴 王伟 编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875 字数：321,000  
1984年7月第一版 1984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4,250 (精装 2,250)

---

统一书号：11116·102 定价：精装 2.70 元  
平装 1.6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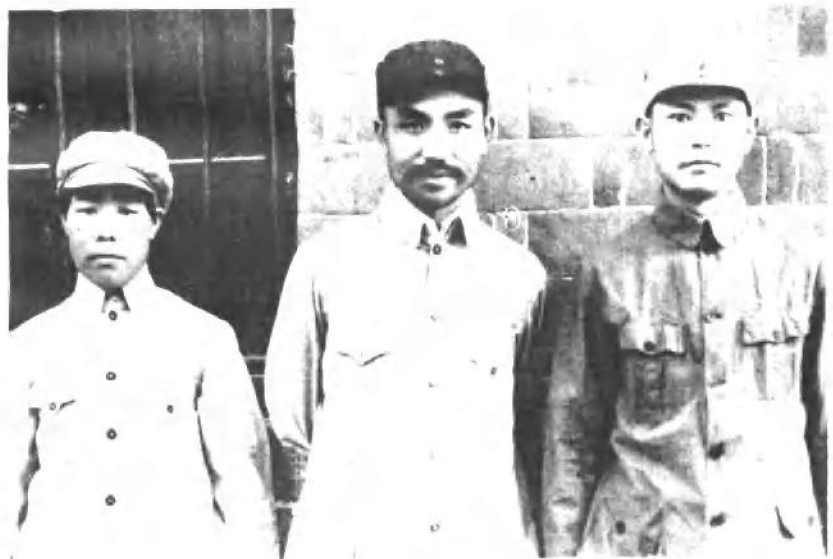
刘伯承司令员南征前在高干会上作形势与进军大别山的报告



邓小平政委在光山北向店  
向干部作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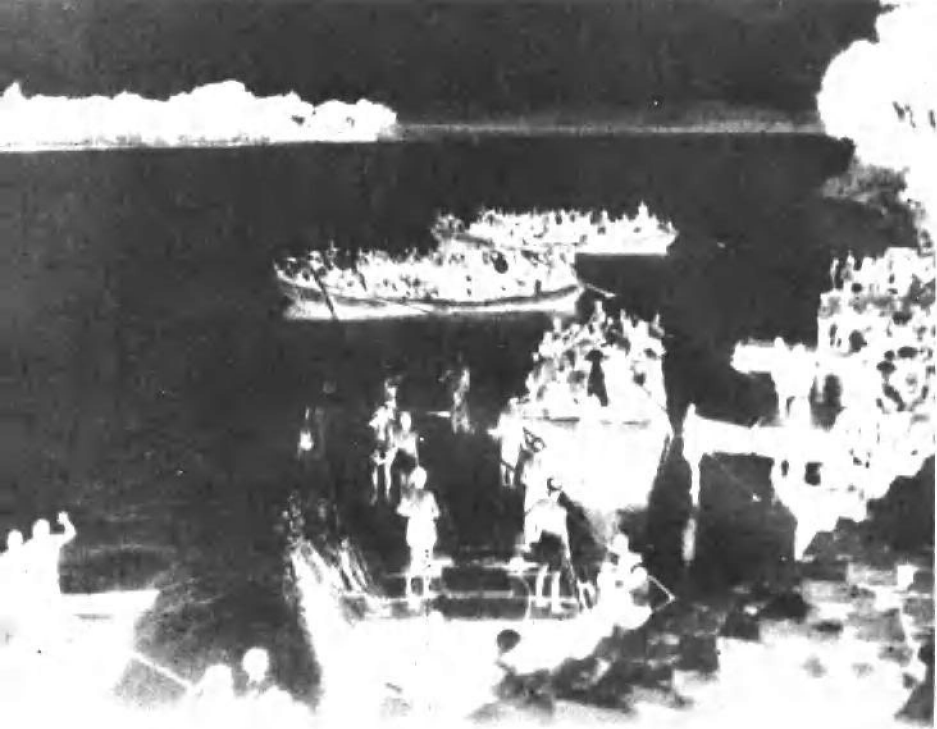


刘伯承司令员研究作战部署



江汉飞传刘邓捷 中原重见李郑回

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原合影



强渡黄河

步兵通过黄泛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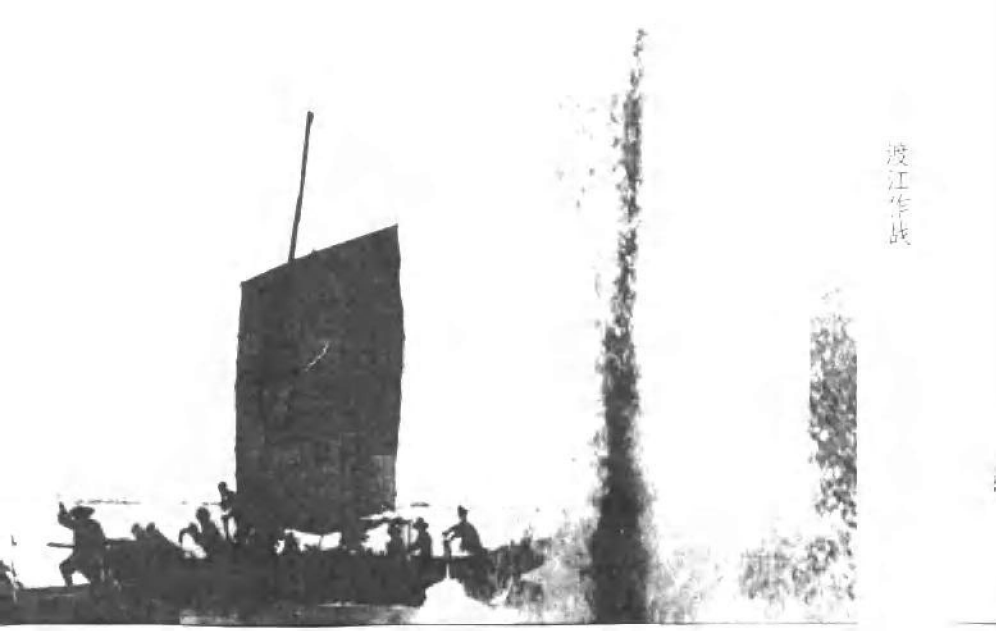
羊山战斗的接敌运动



大别山战士自制棉衣



解放襄阳



渡江作战



# 目 录

鲁西南战役散记.....	吴先洪(1)
誓 师.....	曾克 胡奇(14)
沙原上.....	曾 克(17)
千里跃进.....	明 朗(20)
心向黄河北.....	韩 寅(22)
争着去包围敌人.....	燕登甲(25)
一百三十里急行军.....	王 教(26)
途 中.....	燕登甲(28)
落水狗战术救不了蒋介石.....	李 普(31)
一团在攻坚战斗中.....	段占司(33)
气吞五十五师.....	徐挹江(37)
斩掉乌龟头.....	白 健(40)
突破口上的英雄.....	张文泉 施屏 张月树(42)
智俘逃敌一股.....	赵贞尧(45)
攻定陶.....	君 史(52)
回忆王克勤同志.....	张老四(54)
杞县城西痛击蒋军二百旅.....	董世民(57)
蒋军两师长就擒记.....	冷 若(60)
羊山的夜和黎明.....	杜炳如(62)
八旅羊山参战记.....	史景班 王虎田(72)
一九九旅被歼记.....	集 纳(76)

战沙河·····	董俊水(78)
榴弹炮过沙河·····	王虎田(80)
夺 船·····	张五中(82)
炮兵连夜渡淮河·····	王志恒(84)
军械车过淮河·····	周惠炳(86)
在挺进皖西的日子里·····	马忠全(88)
初战固始 继克六安·····	李文波(100)
歧亭、柳子港、李家集战斗·····	徐挹江 江陵(108)
奔袭潜山·····	李长生(111)
蒋军四十师覆灭记·····	唐平铸(116)
清剿天堂砦·····	蒋国钧(118)
雪拥隘门关·····	孔 更(121)
越过万丈沟·····	权 灿(124)
山炮在大别山前进·····	郭 涛(126)
七副担架·····	王书波(129)
大别山筹棉衣·····	王书波(141)
大别山的“被服厂”·····	庞炳瑞(146)
回忆皖西一分区的斗争历程·····	卢仁灿 傅大章(149)
坚持大别山 迎接大反攻·····	邱进敏(167)
宋埠阻击·····	张曼西(174)
侦察英雄李双仓同志的故事·····	苏 众(179)
战斗在敌人战略要线上·····	冯 牧(182)
驰骋桐柏 跃马汉水·····	孔庆德(195)
侦察·····	李晓泉(214)

半月歼敌记 .....	何正文(217)
劈开琵琶山 .....	杜振生(220)
劈开真武山 .....	李阎贵(228)
拔掉铁佛寺这颗硬钉子 .....	马召喜(232)
新发现的暗堡 .....	郑东柱(236)
天主堂里的战斗 .....	张保银(239)
回忆快活铺战斗 .....	万德坤(241)
陕南军区发言人纵谈军事形势 .....	新华社稿(249)
陕南军区纪事 .....	刘金轩(252)
二野榴弹炮团组建前期的片断回顾 .....	张量(256)
司令部的整训 .....	章安翔(269)
一次难忘的会见 .....	江川(272)
“蜘蛛网”和“八卦图” .....	张涛(277)
中原军区负责人谈中原战况 .....	(285)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解放郑州之役 .....	韦敏士(292)
忆淮海战役 .....	李达(302)
斩断敌腰 .....	卢南樵(327)
在淮海南线 .....	贺光华(335)
突不破的杨大庄 .....	刘福庆(348)
渡江战役日记 .....	陈赓(358)
(一九四九年三月至六月)	

千里追击.....	李德生(394)
渡江记.....	史景班 王虎田(405)
寂静的山谷.....	王巨胜(421)
胜利进军南昌城.....	寒风 陆柱国(435)

# 鲁西南战役散记

吴先洪

## “四十万大军”的破灭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打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

要大反攻了，要打到敌人窝里去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热烈的支前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全区展开。大批刚刚翻身的农民，满怀着战斗的激情，涌进了野战军和军区部队。大批的粮食、物资涌进了兵站。沿河七县，支前运动更是热火朝天。乡亲们自动组织起来，清查户口，封锁消息，控制地主和反革命分子。每一个村庄，都为部队送出了最好的船工，每一个路口，都设立了茶水站，大娘大婶们，没日没夜地为大军烧水、磨面，或守在路旁把一碗碗凉好的茶水，送到过路战士的手上。

部队的指战员们，当然更是紧张、繁忙。作政治动员、练兵、准备渡河船只、组织侦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其实，这种准备并不仅仅在我们这些就要渡河的部队里进行，在几百里之外的兄弟部队中也紧张地进行着。就在这个时候，我豫皖苏军区和豫北的部队已经按照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统一部署，对平汉线、道清线和豫东敌人发动了攻势，从黄河南北威胁敌人指挥中心开封、郑州，使敌人造成错觉，以致当我铁骑已经纵横

奔驰在鲁西南的原野上时，敌人还被蒙在鼓里。

一切准备停当，六月三十日夜，渡河作战开始了。

这是一个非常晴明的夜晚，天空纤云四卷，皓月舒波。青纱帐里，小风习习。鲁西南的夏夜，显得无比的静谧。但是，就在这一片静谧里，我们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全部在岸边集结。成百的大小船只，开出了隐蔽的船坞。一列列巨人似的大炮，已经从浓密的青纱帐里昂起了头，张开了口。来自七县的船工们，也戴着大红花，一一跨上舵位，拉开了架势，准备和黄河英勇搏斗。

黄河，这一向被人比作猛兽的黄河，果然名不虚传。在这月白风清之夜，依然那样颠狂不驯。滔滔浊浪，时而迷迷茫茫，浑然一片，时而奇峰突起，超乎旷远，好象想凌驾南山，以望东海，飞腾冲闯，摧毁一切。难怪蒋介石要吹嘘，黄河足抵他的“四十万大军”了。

但是，这“四十万大军”，顷刻就要被我们征服了。

河南岸的敌人，是蒋军第四绥区刘汝明部的五十五师和六十八师，共六个旅的兵力。河岸上，修筑了密密层层工事，加上有这万丈波涛的黄河天险，敌人满以为万无一失。据说，当夜五十五师一个团的军官们，还麇集在一个大“乌龟壳”里为他们的团长祝寿。觥筹交错之际，河北岸，东起东阿、西至临濮集三百多里的宽正面处，传来了天塌地陷般的巨响。霎时，南岸敌人的阵地被淹没在一片火海里了。黄河上空，但见彩虹千条，金桥万道。我军战船齐发，乘风破浪，直指南岸。

敌人还想顽抗，疯狂地向我突击部队射击，但在我北岸猛烈的炮火和船上各种火器的压制下，很快就土崩瓦解了。除了一部分被消灭外，五十五师的两个旅缩进了郟城，六十八师主力放弃郟城和五十五师的一个旅一起逃向菏泽。我军立即占领了沿河的

广大地区。

当时，我在三纵八旅二十四团当团长。我们纵队是渡河作战的预备队。先头部队强渡成功后，我们也跨上了战船，向南岸进发。这时，两架敌机瓮声瓮气地从远处飞来，在半空中悬上了几颗照明弹，把河面照得通明，接着又投下几颗炸弹。冲天而起的水柱，活象一支支为敌人吊丧的蜡烛。

战士们根本不把敌机的轰炸当回事，大家安静地坐在船上，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各自的立功计划，这使我不仅又想起了渡河之前，太行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送来的成千上万件手帕、线背心上用千针万线绣成的那句话：

爹娘殷殷盼喜报，

不灭敌军不回家！

半个钟头后，我们便登上了南岸。

第二天，队伍继续向预定的集结地前进。正走着，司令员陈锡联和纵队的其他几个首长乘着一辆在郢城战斗中缴获的中型卡车赶了上来。司令员从车里探出身来，亲切地向大家问道：

“同志们，黄河天险怎么样呀？”

“象豆腐渣！”同志们欢笑着回答。纵队首长们也禁不住笑了起来。陈司令员接着告诉我们说：兄弟部队一纵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已经包围了郢城。五十五师刚作漏网之鱼，又成了瓮中之鳖。末了，他告诫大家：“不过，可不能麻痹大意哟！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敌人！”

“这一回，可不会再叫五十五师这条大鱼跑掉吧？”三营营长傅家让说。

陈司令员笑着做了个钓鱼动作，意味深长地说：“跑是跑不了的。不过郢城的敌人不是什么大鱼，只是一小团鱼饵。刘邓首

长正在用它钓真正的大鱼哪！”

### 将计就计 反客作主

到达集结地，刚住下来，上级便传下了命令，要我们立即向南猛插，限定三天内赶到定陶东面的冉固集、汶上集地区。

为什么要向南走？当时我们都不大摸得着头脑。因为原来旅长说过，我们是准备支援一纵攻鄆城的。而且，据了解，冉固集、汶上集也没有什么敌人。一向爱猛打猛冲的一营营长漆文福说：

“准是人家要打定陶，又叫咱当预备队！打了一年多的仗，咱们三纵也没当几次预备队，这回要大反攻了，却当上了预备队。战士们都说，陈司令员的马该换换了。”

“司令员的马怎么不好？”我问道。

“战士们说，就是因为陈司令员的马不好，到刘司令员那里抢任务跑慢了，所以咱当上了预备队。”

大伙都被他逗得憋不住笑了。邓易非政委笑道：“刚过黄河，你们就沉不住气了？刘、邓首长自有锦囊妙计嘛！再说，打仗，总得有预备队，下次你们当突击队，我就不给你预备队，看你们怎么冲。”说得漆文福不好意思起来。

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果然是刘邓首长的一个巧妙计策。原来，我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使敌人统帅部大为震动。蒋介石眼看他的重点进攻的什么“哑铃战略”、“乙字战略”就要彻底完蛋，急忙从豫北、豫皖苏区等地调了三个整编师又一个旅，日夜兼程来援，并从山东调出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来统一指挥，梦想把我们消灭在鲁西南或重新逼过黄河北。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鲁西南，恰好被黄河、运河和陇海线切



成了一个三角形，郓城处在这个三角形的顶端，陇海铁路则是三角形的底边。

王敬久一上台，马上来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计谋。他先把两个整编师和一个旅放在砀山和金乡地区，拱卫三角形的底边，然后其余的部队分成两路北援。一路以一五三旅经曹县进至定陶，与退至菏泽的敌人结成左集团；一路以六十六师和三十二师由金乡北上，同原在嘉祥地区的七十师组成右集团。王敬久的如意算盘是：以五十五师坚守郓城，吸引我军屯兵城下，然后以右路的重兵从巨野西进，与左翼敌军合拢，把我们困在三角形的顶端，迫使我军背水作战。

但是，刘邓首长早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于是便将计就计，来了个反客为主。一面命令一纵坚决攻歼郓城之敌，吸引敌人继续北进，一面以二纵、六纵从两路敌人之间向西南猛插，乘一五三旅在定陶立足未稳，与菏泽敌人还没有连成一气的时机，吃掉一五三旅，扫清曹县土顽，使敌左翼陷于瘫痪。同时我三纵则经皇姑庵、沙土集，向正南直插冉固集、汶上集，转到右路敌人的侧背去。

接到命令后，我们立即以每小时十四里以上的速度，向南奔进。千军万马如激流狂涌。大路、小路，到处都是部队在行进。从河北来的成千上万人的支前队伍——运粮食的、送弹药的，大车队、挑子队，还有抬着漂亮的安着凉篷的担架队……也都紧紧跟着部队。

这一带，本来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各村镇的乡亲们，看到这浩浩荡荡的进军队伍，知道主力部队又打回来了，都彻夜不眠地捧着热茶、煎饼、甜瓜，到路旁来迎候反攻大军。辽阔的鲁西南原野，一下子沸腾起来了。